

尊王宠妃 I

为了得到你的心，
即使背负嗜血罪名又如何？

阳光晴子 著



YZLI0890126860

远方出版社

尊王宠妃

阳光晴子◎著



YZLI0890126860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尊王宠妃 I / 阳光晴子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723-502-6

I. ①尊… II. ①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006号

尊王宠妃 I

阳光晴子 著

作 者: 阳光晴子
策 划: 花园文化
责任编辑: 云高娃

远方出版社

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0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23-502-6

定价: 48.00元(全两册)

字数: 400千字

印数: 1-10000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尊王宠妃 I

目 录

拾玖捌柒陆伍肆叁贰壹
隐 受 失 深 思 专 妥 威 拒 夜
患 伤 心 陷 念 宠 协 逼 婚 访

109 097 087 074 062 051 039 027 016 001

尾声 贰拾 拾玖 拾捌 拾柒 拾陆 拾伍 拾肆 拾叁 拾贰 拾壹
苏 脱 囚 释 赐 心 重 误 抢 奸 怒
醒 困 禁 怀 婚 结 逢 解 人 情 火

227 218 205 195 185 175 165 154 143 131 121

壹·夜访

身份尊崇的他 是当今皇上的弟弟，
也是恶名昭彰、正邪难分、道德败坏、备受争议的人物。

江南，一处金碧辉煌的园林里，一群王公贵族、富商仕绅正齐聚一堂在喝喜酒。这其中有人已经吃了两摊，待会儿还得赶下一场，也有人吃了第三摊，贺礼送到手软，因为这阵子成亲的人真不少。

其中一桌，一名严姓富商正要起身赶场，怎知坐在旁边的杜员外就拿了一张帖子给他，这一看啊，他大眼一瞪，“又是喜帖？我说杜员外，你家闺女不是才刚满十三？”

“行了、行了，不嫁怎么成呢？难不成去当龙王妻吗？”杜员外摇头。

“也是，龙王选妻一事才传出来不久，不知有多少闺女赶办婚事。”坐在富商旁的何大人也开口了。

“没错、没错，嫁给恶名昭彰的龙王，最终会沦为什么角色，谁也没把握。”另一名商人跟着道。

“龙王到底做了什么事？”说话的是个皮货商人，他终年在北方，才到江南三天而已，本想做生意，没想到到处都在请喝喜酒。

“你不知道？龙王是当今皇上的弟弟，是前皇御赐的‘福亲王’啊。”何大人抚须替他解惑。

“可你们怎么叫他龙王？”皮货商不懂。

“私下喊的啊，又不是不要脑袋了。”杜员外插嘴。

“但大伙儿私下喊他龙王，也就说明了，现在在紫禁城的皇上虽是坐在龙位上，然而真正的九五之尊是福亲王啊！”三杯黄汤下肚，何大人可敢讲了，“善于权谋的他，拒绝他父皇不要龙位，拱了现今皇上上位，其实也是有所图。”

“有所图？”皮货商再问。

“哎呀，皇宫里规矩多，对狂傲邪肆的龙王来说，就像一个大鸟笼，所以他远离京城，到了大清运河的航运枢纽淮安，掌控漕运总督及那些财力雄厚的盐商，这简直就是掐住了大清的财运命脉啊！”

何大人一说完，杜员外又紧接着道：“没错，富可敌国的他养妓女、收取各贪官污吏贡献的奇珍异宝，聚敛钱财。”

然而，严富商对此说有意意见，“可我也听闻是皇上感念龙王让他成了皇帝，才让他成了盐商巨头，龙王也不吝捐输朝廷内库、充军输、治水患、解饥荒。”

传言云云，真真假假，孰为真孰为假，已真假难辨，但每个人听在耳中都各自解读。

“哎呀！这正是他正邪难分之处嘛。”另一名谢姓富商也急着发表言论，“工于心计的他拱了过于温恭良善的哥哥当上皇帝，也是方便他染指于政，他的权势、兵力都不输真正的皇帝，谁敢得罪他就是找死。”

“岂是找死而已？传言南方的定亲王不过向皇上告了他一状，没几天，王府就被一把火给烧得精光。”何大人边说头皮边发麻呢！

“还有呢，盐商大佬何汉善私吞盐货外卖，不过一个半月，一家大小就全成了庙街乞丐，听说是载着盐货的船只全翻覆入河，家中金库被偷窃一空。但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谁做的，大家心知肚明。”杜员外再道。

“所以龙王这门亲家，谁敢攀？即便龙王选妃的条件就只要是美人儿，个性别太弱便成，可‘伴君如伴虎’啊。”何大人喝了杯酒，又开了口。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一些本来状况外的富商倒是搞懂了。难怪，这阵子喜帖满天飞，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甚至是年纪轻轻就守寡的少妇也都赶着上花轿，这龙王选妃弄得家家自危、民心浮动，压根是个大灾大难啊！

※

※

※

四更天，月光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照映在窗口。

“小姐、小姐。”一道极力压低的嗓音在静夜中沙哑响起。

窗户缓缓拉开，皎洁月光下，一张清丽绝俗的脸蛋儿探了出来，“嘘嘘，二娘好不容易睡着了。”苏丹凝紧张地将手指压在唇上。

小丫环小茹连忙点头，“快！”

“嗯。”她于是拉起裙摆，一脚踩上窗框，身子往前，正要爬出窗台时……蓦的，整座苏府灯光通明，接着是一阵骚动，“龙王来了！来了！快！”

只见仆役院的丫环、小厮匆匆穿上衣服，提起灯笼就急急忙忙地往大门跑去，苏府的主子苏柏承更是拖着五旬身躯边跑边让用人穿上外衣，急奔女儿闺房，大喊，“快起来准备——咦？凝儿？你趴在窗户上干什么？”

逃啊！但晚了一步。苏丹凝无可奈何地挤出一个笑容，“我睡昏头了，一听龙王来了，就吓得从床上弹跳起来，找到洞就钻了。”传言是对的，龙王是个不可捉摸也无法无天的狂妄男子，半夜做客的事也做得出来。

苏柏承先是拧眉，接着，老而狰狞的面孔闪过怒火，他突然一个箭步上前，

一手残忍地扣住她的脖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是我养大的，你在想什么我比你清楚！”

这就是她这一生最悲哀的事！她激愤地想着，但她不求饶，也不因他粗暴的钳制而逸出半声呻吟，即使她快喘不过气来，视线也逐渐变得模糊。

“老爷，你快掐死小姐了！”趴伏在窗台右下方草丛里的小茹急急地跳了出来大叫，“小姐的脸色都发青了！”

苏柏承黑眸半眯，松开扣住女儿脖子的手，却回身反手“啪”的一声，用力地甩了小茹一巴掌，“臭丫头，竟敢帮着小姐逃走！”

小茹被打到趴跌在地上，左边脸颊红肿，疼痛的泪水夺眶而出。

苏丹凝趴在窗台上摸着脖子喘着气儿，哑着嗓子，恨恨地瞪着他，“没有本事的男人才打女人，你要再动小茹一下，我就咬舌自尽，看你找谁去伺候龙王！”

“你！”苏柏承脸色一变，瞪着粉雕玉琢的女儿，那双璀璨的星眸、嫣红的娇唇，白皙粉嫩的肌肤，年已十六的她，跟她死去的亲娘长得几乎同个模样，就连个性也一并承袭了，在楚楚动人的纤细外貌下，却有一颗执拗而坚强的心。

他咬咬牙，与她那双冷然而无畏的明眸对峙。

“老爷，龙王的马轿到门口了！”何总管快步跑过来禀告。

他老脸一沉，瞪向怯怯地坐在地上的小茹，“杵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把小姐给我好好打扮。”

“是。”她哽咽，连忙起身绕到门口，没想到老爷的吼声再起，“把睡死的二夫人给我叫起床！”

她吓得又急急喊了一声，“是。”

苏柏承冰冷的黑眸则落在已站立在窗子后的女儿，“不要给我搞砸了，除非你想死！”丢下这句话，他甩袖走人。

直到此刻，苏丹凝才允许眸中不甘愿的泪水滚落眼眶，但她双手握拳。她不会屈服的！

※

※

※

“小姐，你真的……真的敢‘那个’吗？”

小茹咬着下唇，边替苏丹凝梳妆打扮边问，可是她的双手却在颤抖。

苏丹凝一眨也不眨地望着铜镜中的自己，她的五脏六腑早已揪成一团，她也在害怕，但她不允许自己畏缩，“当然。”

“可是……”小茹拿在手上的发钗拼命抖啊抖的，根本插不进小姐柔细的发丝里，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万一我打探来的消息有误怎么办？”小姐把她的命运交到她手上，她好怕她搞砸了。

“那也是我的命。”她坚定地伸手拿走她手上的发钗，丢回珠奁里，“我要上战场了。”

她站起身，沉沉地吸了一口长气后，这才步出闺房。

她抬头挺胸地经过长廊，步往曲桥。为了显现苏府的豪奢华丽，所有的大小灯都点亮了，黑夜如昼，但她却只感觉到一片望不到未来的黑云笼罩在前方，而为她带来这一片挥之不去黑云的就是人称“龙王”的爱新觉罗·端熙。

身份尊崇的他是当今皇上的弟弟，也是恶名昭彰、正邪难分、道德败坏、备受争议的人物。

他原是先帝所中意的皇位继嗣者，但他却狂肆地拒绝了，令先帝大为恼火，欲将其贬为庶人，以惩其抗君旨之罪，却不知端熙的人脉建立得如此坚实，朝中文武百官竟全体为他请命，就连当时的十三阿哥、现登皇位的端善也挺身为弟弟说话。

传闻，后来先帝在重病弥留时会立温文儒雅的端善为太子，也是端熙在暗中使力助他继位的，原因是端善是当时唯一挺身为他求情的兄弟。

或许也是如此，端善虽贵为皇上，对这个弟弟却相当厚爱，对其所作所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是端熙养了一群为数不少的侍卫兵，军火炮弹皆备，其战斗力不输朝廷军力，但他也不觉不妥。

事实上，就坊间传说，兄弟俩感情极佳，结交江湖多名武功高强友人的端熙在各方圆融及权贵的关系下，专门替皇上解决一些棘手的事务，像是仗着先帝余荫的贪官污吏，就是透过他“私下”处理的。

而皇上为了回报他的帮忙，也感念有他当靠山，自己才能在争权夺利的兄弟间稳坐皇位，所以，他让不爱受皇家礼数约束的端熙成了势力雄厚的盐商巨头，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民间的王”。如此一来，就连掌管水道运送田赋、食粮权力显赫的漕运总督，也得视龙王令为皇令，顺应行事。

龙王之名也因此盛名远播，连进贡的异族也得备上两份贡品，一份送至紫禁城，一份送到淮安的福亲王府。

想到这里，苏丹凝美眸一黯。就是这些显赫事迹让利欲熏心的父亲在得知龙王选妻这件事后，花了好多银两打通关，将她的美人图送给龙王。

因为父亲不甘只是一名收购盐货再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他要攀上这一门权贵，便能在盐市上执牛耳，得以睥睨众人，更想在龙王的威名庇佑下，作威作福，相信财源将滚滚而来。

至于端熙的另一邪恶面，爹在她面前却绝口不提。

例如他自各地青楼买来当家花魁，组成“美人宫”，不仅自己享用，也大方供来访的男客点用。他更有一名供他奇毒以惩戒或对付顽敌的异族红粉知己，手下的人若是敢背叛他，或将王府里的大小事传出去当作茶余饭后的闲磕牙话题，他也会处以极刑，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足见其心性残忍及狼戾无情的一面。

而这些传闻遍传大街小巷，无人不知，她爹竟然以为将她软禁在家，她便无从得知，实在掩耳盗铃得可笑。

只是，一想到待会儿，她就将跟那个冷血邪恶的龙王面对面，她的心忍不住一阵惶然，脚步不由得愈走愈慢，甚至停了下来。

“小姐？”亦步亦趋的小茹也跟着停下，但神情益形紧张。

何总管快步走过来，一见花容月貌的小姐面露忐忑，他心有不忍地道：“老爷在催了，请小姐快进去吧！”龙王选妻，王公贵族是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愿意让自家闺女与一群花楼女子共侍一夫，偏偏老爷……唉！

苏丹凝自然看到老总管眼中的怜悯。但又该如何呢？她逼自己凝聚勇气再往前走，才走一步，何总管突然又道——

“龙王看起来是个可怕又难对付的男人，请小姐不要跟他对抗。”

这是他的诚心建议，因为他知道这段日子被囚禁的小姐跟小茹私下在计划着什么，他曾经不小心撞见这对主仆在“对戏”，当时，他还觉得可以一试，甚至帮忙隐瞒，可在刚刚看到龙王后，他觉得那是一步险棋，玩不得。

不要对抗？那就任由父亲、任由龙王为她的一生下定夺？

不！她不要！美眸中闪动着不屈眸光，她意有所指地道：“何总管，你放心吧，我会相当‘服从’的。”

何总管皱纹满布的脸刷的一白。这可不是他想听的答案啊！

苏丹凝深吸口气，再往前厅走去，小茹紧张万分地紧跟在她身后。

华丽典雅的大厅里，不管是红桧木桌椅、四周梁柱或门窗上皆见雕工精细的图案，奢华感十足，端熙一派泰然地端坐在红木大椅上。两名贴身侍卫索先及亚克一身黑色劲装地站在他身后，另外，还有近十名穿着蓝袍、袖臂上刺了一个“福”字的侍从分立大门两旁，气势慑人。

由于他就正对着敞开的大门，所以一眼就能瞧见一个粉红身影在一名小丫环的陪同下，战战兢兢地踏进来。

端熙挑眉打量。这女子身量娇小纤细，看来弱不禁风，但有一双纯净的翦水明眸，挺直鼻梁下是一张形状姣好的樱唇，肤若凝脂，两颊透着诱人嫣红，就像一尊搪瓷娃娃。

只是，他王府后宫已有数十名来自各地青楼的花魁，她们个个精明干练又柔媚迷人，因而，要成为福亲王府的当家主母，生性太娇弱或太胆小者皆不宜，要不，一入府，恐怕就会被那群美人儿给生吞活剥了，而眼前这个小美人儿在这一关就不合格。

他轻撇嘴角，睨视着她那双泫然欲泣却不敢直视他的眸子，再看看她因恐惧全身抖得像秋风中落叶的怯懦状。这一趟真是白来了！

他刚办完件事，路经苏府时想起苏柏承力荐自家闺女，这才半夜登门，没想到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也罢，既然来了，就休憩一会再说吧。

“你总算来了，真是太没礼貌了。”苏柏承口气中有怒有怨，表面上倒是笑咪咪的像个慈父般迎上前来，“你——咳！快来见见王爷，王爷等你好一会儿了。”他这话说得差点呛到了口水，全因苏丹凝脸上苍白而明显的惧色。

“爹……天啊，天啊……我……我太紧张了，我快……快要不能呼吸了！”

苏丹凝声如蚊蚋，虚弱地一手捂住额头，而怯懦的泪眼一对上端熙那双冷硬的黑眸时，她脸色吓得一白，一手改揪着领子，双腿一软，就五体投地地跪下。

端熙浓眉一蹙，“苏小姐，你干什么？”

她颤抖着抬头，泪水迅速爬满她那张精致的小脸，她抽抽噎噎地哭着，手脚更是抖得厉害。

“请……请……不要生气，王爷，我……我……第……一……次见到……尊……贵……的你……你……天……生……的威仪……慑……人……所……所

以……”

一旁的小茹见她跪下，吓得也急急下跪。但她好佩服主子啊，竟然真的敢在威名天下的龙王面前装疯卖傻。

“凝儿？你——你在干什么？”苏柏承低头瞪她一眼。

一旁的二夫人宋玉仪也很快地从座位上起身，大步过来，一脸不悦地瞪着一向胆大包天的苏丹凝竟然成了惊弓之鸟，“你在玩什么花样？”她压低了嗓音问。

苏丹凝没回话，只是怯怯地抬头看着分站她左右的父亲及二娘，又极其慌乱地瞧向端熙，接着，眼圈一红，泪水又溢出，她颤栗着低头，努力地装出她有多么畏惧的模样。

只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比皇帝还要令人畏惧的大人物，竟然如此年轻俊美。

而他也不愧出身皇家，身上不自觉地散发着一股天生贵气，两道浓眉下，深邃如海的黑眸沉潜得不见半丝波动，悬胆鼻，还有一张冷硬却形状姣好的唇形。总的说来，在这俊魅勃发的外貌下，有一抹难以接近的跋扈傲气。

不可讳言的，他的确是一个极具威胁性的男人，她势必得小心再小心，万一被他识破她的伪装，那就与亲手捋虎须没两样，下场凄惨。

“苏小姐，起来吧！”

端熙对这种少了胆子的木头美人没啥兴趣，他直接瞥向脸上变得凶狠的苏柏承。

“把酒菜备上，吃一吃，本王想休息，明早就走人。”

“呃——是。”

苏柏承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但他不敢迟疑，连忙示意何总管去准备，不一会儿，端熙等一行人就先移到侧厅，丫环们急急地先送上小菜及美酒。

苏丹凝很聪明地让自己一直处在端熙的视线范围内，对爹及二娘频频向她使眼色，要她先到一旁的暗示视而不见，反而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含着泪水、抿着微颤的唇，不是低头，就是怔怔地看着端熙，一双明眸也不忘因恐惧而睁得老大，再让无声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演得逼真，苏柏承跟宋玉仪却是气得咬牙切齿，偏偏龙王在座，又不能对这个故意跟他们作对的女儿吼叫。

小茹也是提心吊胆的，她总觉得小姐演过头了，她是愈站愈靠墙壁，就怕自己会吓到昏厥过去。

不久，酒菜全上桌了，入座的苏丹凝在父亲严厉的眼神下，急忙起身，拿起酒，颤抖着双手为龙王斟酒，但酒没倒进酒杯内，倒是洒了一桌。

“够了！”端熙冷硬的黑眸闪过不耐，他伸手欲拿走她手上的白玉酒瓶，没想到，手都还没碰到她，她就吓得放开手，酒瓶摔落桌上，顿时酒香四溢。

“我太笨拙了……对不起……对……对不起……”她说得结结巴巴，一双楚楚动人的大眼睛内泪水转啊转的。

“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紧张什么呢？”苏柏承忍着一肚子的怒火，强挤出一丝笑容道，再回头看向呆站在他后面的丫环，“还不把桌面清理干净！”

“是。”两名丫环顿时上前清理，只是她们被搞迷糊了。小姐是怎么了？一点也不像平时敢跟老爷呛声的大小姐！

苏丹凝苍白着脸，怯怯地看着端熙，十指害怕地交缠绞扭。

端熙炯炯的目光睥视着她。这么怯弱无助、畏畏缩缩的，哪有当龙王妻的能耐呀？不过，苏府算是很有诚意，三更半夜硬是备出这一桌山珍海味，他就不跟她计较了。“苏小姐，本王不会吃人，你不必那么害怕，吃吧！”

“是！”

她颤抖着双手，拿起碗筷，拼命地扒饭入口，一口又一口，一口又一口，明明是一名纤细动人的黄花闺女，竟然一口接着一口地塞得双颊鼓胀，已见她一脸痛苦了，还是将饭拼命塞进嘴里。

端熙浓眉纠结，“你到底……”

他话还没说完，就见她脸色陡的一变，“呕”的一声，嘴巴一张，口中的饭粒全数往他身上吐去，端熙动作虽快，迅速地起身后退，但还是沾了一身混着唾液的饭粒。

苏柏承脸色悚的一变，立即拂袖而起，朝她大吼，“你干什么？谁叫你这样吃的？”

苏丹凝吓得从椅子摔落地上，“王爷没说停……我……我不敢……停。”她脸色惨白，全身拼命地抖抖抖，哭得缩成一团，“对……对……不起……请……王爷……千……万不要砍我的……头……啊……呜呜呜。”

端熙瞪着动不动就下跪求饶，脸上老是有着泪花的苏丹凝，已经耐心全无

了，对苏柏承的怒吼更是不耐，他半眯起黑眸，怒火直烧苏柏承，“这就是你大力推荐足以匹配本王的美人？”

瞧他俊脸上满布阴霾，苏柏承一脸惶恐，低呼一声，“这……”

“本王尚未娶她，她已像一名备受欺凌的可怜女子了，一旦迎娶，她势必被吓得神魂离体，只怕婚事没办多久，就得替她办丧事。”

对对对！所以她是娶不得的呀！苏丹凝知道自己伪装得很成功，但她不敢有一丝欣喜，继续给他抖抖抖。

端熙冷冷地瞪着苏柏承，“为了当本王的丈人，你的谎撒得也太多了。”

“这……这……”苏柏承急得差点说不出话来，他恶狠狠地瞪着令他颜面尽失的女儿，再看着端熙，“她平时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明白……”他双手握拳，再看向女儿，“苏丹凝，你少给我装疯卖傻！”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啊……爹……”她泪如雨下地踉跄后退，小茹更是脚软地跪地，完全没力气上前去扶住主子了。

“我打——好，既然你欠打，那就……”气疯了的苏柏承习惯性地扬手就要狠狠地掴她一个耳光，但几乎是在瞬间，“咻”的一声，一支筷子迅速地穿过他高举的手掌。

“啊——”他一脸痛楚地紧握住血流如注的右手，跪地哀号。

空气瞬间凝结，众人脸色苍白，动也不敢动，宋玉仪吓得腿软，跌坐在地。好一个喜怒无常的龙王，好可怕！

“敢在本王面前打女人？”他冷声挑眉，神情阴狠得令人望之生惧，“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本王最憎恶的事，只有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打女人！”

苏丹凝的心跳咚地漏跳一拍后，随即失序狂跳，她难以置信地瞪着他。她完全没想到恶名昭彰的龙王会说这样的话，贪婪无比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无能之人，而他的这句话也触动了她心中某个角落。

端熙无视苏柏承的手血流如注，口气严峻，“备水，本王要沐浴！”

苏丹凝一愣，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宋玉仪脸色惨白地扶起丈夫，却不敢多看端熙一眼。好……好可怕的男人，难道他没看到她丈夫的手还在流血？

苏柏承满脸痛苦却努力地挤出笑意，“当然、当然！来人啊，快去将浴池注满水！”

她简直不敢相信地看着丈夫，“但你的手……”

他脸色一变，恶狠狠地瞪向她，“王爷是什么身份？我又是什么？当然以王爷的需求为先，何况，王爷教训的是，这是我应得的。”他强忍着痛楚，再次向面无表情的端熙挤出讨好的笑容，一回头又怒斥全呆住不动的仆佣，“全杵着干啥？还不快去准备，王爷是贵客，谁敢给我怠慢了？”

一群下人经这一吼，连忙奔出门外。

苏丹凝冷眼直视着朝龙王点头微笑的父亲。到此时，还想捧龙王的狗腿？她对他脸上卑微讨好的神情感到悲哀及不屑，简直像只乞讨摇尾的狗。

由于她眼神全定视在父亲身上，忘了演戏，导致今晚的完美演出全败在这一刻。

端熙不见波动的黑眸正直勾勾地凝视着她。一个畏缩害怕的女子在见到父亲被伤害后的反应竟然如此平静？当他看到一道几难察觉的不屑之光闪过她那双泪汪汪的明眸时，难道……他抿紧了薄唇，犀利的黑眸迅速地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

“苏姑娘，就你来伺候我洗澡。”

既然有人有胆子耍他，他也不必对她太客气！

苏丹凝一回神，暗呼一声糟糕，仓皇神情对上他那双冷然而暗潮汹涌的黑眸，不知所措了，“什……什么？王爷要我……我……”她结结巴巴，然而，此时此刻她这胆怯又紧张的口吻可不是装的。

苏柏承脸上的笑意加大。龙王此话一出，代表他察觉到她的表里不一！他邪笑地对她说：“对，就你去，这一切全是你惹出来的，还不好好地去伺候赔罪！”

她难以置信地瞪视着父亲，“可……我是未出阁的闺女。”

“王爷看中你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而且，王爷绝对不会亏待他碰过的女人，乖女儿，你别人在福中不知福。”眼看未来的富贵有谱，他的口气更好了。

但端熙可不想听两人废话，他一手扣住美人儿的手腕，“带路！”

苏丹凝吓了一跳，一抬头对上他那深沉而冷锐的目光后，她的心猛然一惊。不对劲，不太对劲了……但在他这不容辩驳抗拒的眼神下，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心惊胆战地引领着他往父亲在数日前就特别整理过的贵宾房走去。

这一路她走得踉踉跄跄的，期待有人出面阻止，但她失望了，尽管她竖起了耳朵，也只隐约听到父亲要何总管快去找大夫的声音。而她的手就被端熙那有力的大手牢牢地紧扣着，甩也不能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自己带到不可知的命运里。

不过，她仍然期待，希望爹在最后一刻会记起所谓的礼教，会想到男女授受不亲、会想到她还是他未出阁的女儿，希望她当的是龙王妻而非一夜侍寝的妓女……

但，她终究想太多，期待太多，她爹根本病了。

当两人几乎并肩走入这间金碧辉煌的房间后，在听到房门被关上的声音时，苏丹凝才从沉重的思绪里回魂，回头一看，发现跟着他们进房的还有一直跟在端熙身后那两名粗壮高大的黑衣男子，两人分站房门左右，就像两尊门神。

“快点！本王已经受够这一身气味！”端熙低声沉喝。

苏丹凝眼中仍有泪，但也敏锐地发现到他的神情中没有先前的厌烦及不耐……难道……不！不会的，她今晚的表现几近完美，她不要自己吓自己。

她带领着他往前，朝着与房间相通的浴池走去，而两名放热水的小厮正巧走了出来，一见到他们，急急拱手禀报，“水已备妥。”

“下去！”端熙冷然一喝，两人行礼后快步地退出去。

苏丹凝却停下脚步，怯怯地看着俊美无俦的他，“要……不要……请王爷的手……下帮……”

“不必了。”

连话也不让她说完！她低头，强压住一肚子怒火。好吧！无所谓，他要真能忍受她的笨拙与怯懦，那她也认了。

在这一道道飘逸薄纱围绕的大浴池里，已注满温热的水，一旁的架上也备妥一套质料极佳的换洗衣物，看来她爹为了攀上这门亲事，可真用心，甚至不在乎她这个女儿的清白之身是否会被龙王给毁了！

苏丹凝内心尽管怒火澎湃，还是颤抖着手站在小椅凳上，笨手笨脚地欲解开他身上的衣袍，委屈害怕的盈眶泪水则是叮叮咚咚地掉。

“你生性本就如此胆怯？”端熙低沉的声音里满是讥诮。

她一愣。被发现了？不可能！她别心慌。“王……王爷是……什……什……意思？”

冷不防地，他突然一把将她打横抱起，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丢入足以让五六个人浸泡的大浴池中，顿时，哗啦啦的水花四溅。

摔落在池里的苏丹凝呛到了水，“咳咳咳……”

她痛苦地咳了起来，眼睛也被水花淹到，就在她拼命眨眼咳嗽间，浴池里又起了另一阵波动，水花再次溅到她眼睛，她的视线又是一阵模糊，但还不及抹去脸上的水渍，她身子猛的一震，感到她纤细的腰身被一双大手给牢牢握住，她急喘了一声，待视线清明后，竟见端熙已赤裸着上半身在她身前。

她杏眼圆睁，吓得惊呼出声，“王……王爷别乱来！”

“本王认为你爹会很开心本王对你乱来的。”

他邪魅一笑，将她往前一揽，她想也没想地就以双手坚定地抵住他的胸膛。

“咦？你怎么不抖了？”

他惊讶提醒，迫得想脱口大骂的她硬是咽下那几个粗字再装虚弱，可这身子一放软就让他给抱得更紧了。可恶！她气得牙痒痒的却只能惊惶地看着他，“王……王……王……”王八个乌龟！

“天！抱你的感觉真好，你的皮肤摸起来也好舒服……”他的手在她的脸颊来回轻抚，俊脸上尽是狂肆。

苏丹凝火冒三丈，然而只能继续装可怜，“别……不要……王……爷……我……怕……”

“不怕。”他坏坏地笑看着她，她却感觉到他锁住她纤腰的大手竟然不要脸地往上，当他的手就要隔着衣物侵犯她的胸脯时，她脸色丕变，再也受不了的一把推开了他。

“住手！你以为你是龙王，就可以这样欺负人吗？”她恨恨地瞪着他。

炯然黑眸突然窜起危险的沉静之光，“敢戏弄龙王，你的胆识可真不小。”在意识到他指什么时，苏丹凝脸色霎时变白，不过还来不及为自己说些什么，他的手猛的一拉，她整个人再度被圈进他赤裸发烫的胸怀。

她试着挣扎，却始终被他牢牢地钳制在怀里，“你……你想干什么？”

“这话应该由本王来发问才是。”他定视着她，她的脸色跟先前一样惨白，